

凡是过去皆为序章

——“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”作家印象

◆ 李 舫

编者按

随着丝绸之路的复兴，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梳理，更是东西方文明又一次大规模的交流、交融、交锋。作为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重要文体，中国散文源远流长，浩浩荡荡。由华文出版社出版、李舫主编的《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》集合了14位当今中国一流的实力派作家，以散文的形式，通过文学家们个性化的观察与笔触，展现我国丝路沿线各省（区、市）的历史人文、地域风情和个性魅力。14部书稿纵横浩荡地连接起丝绸之路的文明长廊。



陕西

王巨才：凡益之道，与时偕行

《陇上歌行》：如同生养他的黄土高原一样，即便沟壑纵横，纵使黄沙扑面，仍令人感受到难以忘怀的苍茫和浑厚。王巨才执笔半个世纪，纵横文坛数十载，所思所想所劳所愿，皆是时代命题、人民篇章。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白居易的这句话是王巨才散文的最好写照。王巨才的笔触，致力承继白居易、元稹、刘禹锡以来浩浩汤汤的汉唐文风，字里行间迎面扑来的是浓郁的时代氛围和强烈的生活气息，是契合着历史大势和社会走向的艺术图景与审美风度。这是他的初心，也是他的根本，正是因为他的不忘初心，才有了他的方得始终。

云南

丹增：开枝散叶，春种秋藏

《海上丝路和郑和》：丹增的文字具有自然般的神力，复苏了一个古老大陆的命运和梦想。丹增出生在怒江上游的森林中，明净的怒江及其同样美好的森林一直珍藏在他们心里。从青藏高原到彩云之南，丹增不断地以明察而热切的力量，加持自我，照亮周遭，为日渐消弭的世界筑起了一道永恒的记忆堤坝。不论是藏文还是汉语，黑黢黢、密麻麻的文字背后，我们仿佛看到那些不甘心的光芒挤压出来，它们飘浮着，陌生，别致，灵动，晦涩难懂，曲折复杂，像雾像雨又像不羁的风，像预言像隐喻又像莫名的谶语。他笔端的生死，不是两极，而是一体；他胸中的万物，各有其灵，尽善尽美。在湿润温暖的土地里，生死万物都平等地沐浴阳光，开枝散叶，春种秋藏，它们是神祇的宣示、真理的昭告，大音希声，却震慑寰宇。丹增的散文，具有的是史诗般的气势，它们如同漫漫长夜中的启明星，用即将到来的晨曦征兆光明。他用天真隽永、朴素热烈的书写，深情抒发他对自我的呼唤、对生命的勘悟、对永恒的追寻，深情讴歌他对人类命运黄金时代的怀念和追忆。

广东

陈世旭：刚健陈雄，古意寥廓

《海的寻觅》：陈世旭将书斋由相对安静的老区迁至繁华喧嚣的大都市，他的写作却愈发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淡泊和从容。陈世旭勤于读书，长于思辨，学养厚实。他的文字简洁洗练，刚健沉雄，大气磅礴，既浸淫着寥廓的古意，又充满了蓬勃的现代感。他热爱自然，寄情山水，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，从美学和世界观的高度阅读大地文章，延续了中国文字自古以来洋溢着无限张力和灿烂传统。他笔下的黄河，有着惊世骇俗的慷慨悲壮；他笔下的大漠，有着懵懂未开的混沌；他笔下的岁月，水面不惊之下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波澜壮阔。陈世旭的散文如同一幅幅中国画，寥寥数笔之外是广袤的留白，言外之言、意外之意，令人浮现联翩。阅读他的文字，不仅需要丰厚的知识积淀，更需要深厚的智慧储备。

广西

陈建功：温醇和煦，悲欣交集

《默默且当歌》：发蒙即移居京城，耳顺之年重返故地，陈建功日常生活的双城记里，有着比他自己的想象多得多的悲欣交集。在

“寻根文学”风生水起的时候，他找到了“京味儿”的魅力；在小说创作之外的零碎时间与零散感悟中，他一路播下的散文种子，已成长为阴翳蔽日的万亩松林。陈建功的文字，幽默风趣，鬼斧神工，他描述人、事、物，寥寥数笔，却栩栩如生。他的散文，沉着中有昂扬，追索中有挣扎，平静中有波澜，温醇和煦，温情脉脉，却如寒风一般劈开一城的雾霾，清冷凛冽。陈建功曾在未名湖畔徜徉，早就洞悉了人生的真谛，亦早就与世界达成了和解，而今时光荏苒，他却越来越不满足于这些所谓的真谛与和解。陈建功同他的文学一道，置身历史进程的迷狂，搏击历史洪流的漩涡，却大开大阖，收放自如，他的文学就是他的人生。他深深地懂得，无论怎样的须臾怎样的永恒，伟大的时代不仅需要讴歌者，更需要叹惋者与沉思者。答中有问，问中有答，无所不能，无远弗届——这是陈建功的出世之法，亦是他的入世之道。

浙江

张抗抗：花里乾坤，钟灵毓秀

《诗性江南》：张抗抗出生于天堂杭州，她的笔墨，也有着人间天堂的钟灵毓秀：一叶扁舟泛海涯涯，三年水路到中华；心如秋水常涵月，身若菩提那有花。比之她的小说，张抗抗的散文，格外温婉、细腻，如翡翠般晶莹剔透。她的文章取材极广，目之所极，似乎无所不包，琴棋书画、茶米油盐、高山流水，鼓瑟吹笙，这些尽入她的笔端，充满着诗意的想象，包容着深邃的伦理。然而，无论是阳春白雪，还是下里巴人，无论是心灵的感悟，还是平素的庸常，一旦进入张抗抗的视域，总会散发着无穷的韵味——一粒沙里，洞见世界，半瓣花中，说道人情。张抗抗为文的魅力，恰恰也是她为人的魅力。与她交往，时时感受得到她的优雅和熨贴。她的为人，是她的为文的经纬，她的为文，亦是她的为人的纵横。庄子曾云，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信夫！

重庆

梁平：蠡窥宏阔，喜见光明

《子在川上曰》：这是一位诗人送给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地的颂歌，也是一位作家送给家乡的生命礼赞。梁平的文字，饱满丰盈，细腻真挚，如子规长歌，恰啼血东风，幽微中蠡窥宏阔，黯淡里喜见光明。他以笔、以命、以心、以爱、以思，铺展历史的长卷，讴歌生命的宽阔，时而悲怆低回，时而驻足仰望，在暗夜里期冀光明。跟随梁平的笔端，我们沿长江、嘉陵江溯流而上，一路奔跑、沉潜、翱翔，同他的爱与恨，他的愤怒与期冀、疼痛与愉悦同频共振。重庆，这是生养梁平之地，更是造就梁平之地。在他轻灵如诗的文字中，我们仿佛得见他锥心泣血的笔墨、响遏行云的呼号、掷地有声的追问——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！这是他关乎大悲喜和大彻悟的哲学问道，是他寻求死之尊严与生之庄重的心灵追索，答案不言自明。

四川

阿来：暗香浮动，抵达不朽

《从拉萨开始》：阿来从他身后敦厚沉重的高原走来，如同晨曦浮动在大地之上。阿来

出生于马尔康大渡河上游的嘉绒藏族，而他生命的道道履痕都始终围绕嘉绒。在这里，他见证了世世代代半牧半农耕的藏民族的寥廓幽静，见证了土司部落从富裕、繁华、精致到贫穷、衰落、土崩瓦解的整个过程，见证了具有魔幻色彩的高原缓缓降临的浩大宿命；也是在这里，他见证了那些暗香浮动、自然流淌的生机勃勃，见证了随着寒风而枯萎的花朵、随着年轮而老去的巨柏、随着时间而荒凉的古老文明。阿来的目光，掠过高原，掠过天空，掠过河流，掠过冰封的大地，掠过凋谢的荣耀，然后——抵达不朽。这就是阿来，他用温暖包裹起彻骨的寒凉，用锋芒挑落被华丽尘封的沧桑，他是这个时代寂寞而执着的书记官。当然，我们不曾忘记马尔克斯的那句谶语，生命中所有的灿烂，终究都要用寂寞来偿还。

青海

吉狄马加：时空睽隔，慈爱悲悯

《与白云最近的地方》：从苍茫寂寥的大凉山走到历史纵横的古都北京，又从历史纵横的古都北京走到灵魂直接天际的青藏高原，吉狄马加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个彝族文化的守望者。他的眼睛里洋溢着圣洁的太阳，他的血管里回荡着马蹄的声音，他的灵魂在字词诗行间舞蹈，他的心在高山和原野间歌唱。数十年来，吉狄马加痴痴地用他的寂寞的吟唱，他的粗犷的文字，编织着一个属于自己，更属于同样痛苦、倔强、高贵的伟大民族的颂歌与梦想。他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，视域宏阔，洞察敏锐，警譬精妙，蕴含着超凡脱俗的慈爱与悲悯，从而具有了超越种族局限的人类情感，具有了穿越时空睽隔的深邃伦理，具有了史诗的气质和力量。真正优秀的作家，他的创作是寂寞而伟大的，吉狄马加尤其如此。

福建

林那北：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

《蒲氏的背影》：林那北的散文每每让人有惊奇之感：中国的方块字竟然还可以这样挥洒，甚至是——还可以这样挥霍？阅读她的文字，如同在亚马孙森林中的冒险，你不知道前方出现的会是鸚鵡还是猕猴，鳄鱼还是猛虎，但是你一定知道，你将会遭遇离奇，遭遇惊诧，遭遇错愕，它们是生活的热辣辣的底料，活泼泼的味道。然而，林那北散文的魅力恰在于此，正是文字的疏离嫁接了认知的陌生，认知的陌生带来了阅读的艰涩，阅读的艰涩又制造了思想的愉悦，它们合力构成了那种叫做品格或者叫做风骨的东西，既有婉约之美，又有豪放之气，一泻千里，顶天立地。林那北擅长用诙谐表达庄重，用谐谑维系尊严，这种功力不是一般人能够具有的，所以她的散文书写就具有了非凡的气质：以矛盾结构矛盾，以悖论解构悖论，以想象冲击想象，精密，精细，精深，精致，重要的是——好看。

新疆

韩子勇：心若猛虎，魂居何所

《在新疆》：你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间——你就是什么。地域、历史和时代，对个人而言，

犹如父亲，是他把你生出来。我是谁？从哪来、到哪去？韩子勇的《在新疆》，告诉你的，就是这样一份关于漂泊、寻找和指认的隐秘笔录。

海南

刘汉俊：察时观世，说古道今

《南海九章》：出生于湖北赤壁的刘汉俊，却以海南主题文章闻名。如果说，一人与一地，出生是一种因果，那么相遇、相知便是一种缘分。刘汉俊与海南的缘分，是刘汉俊之幸，更是海南之福。李白曾云，大块假我以文章。刘汉俊为文之道，是“大块”之道，他优游岁月，披览史料，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，却不仅仅为文而作。刘汉俊的文字，时而如精灵一般，透过弥散的阳光、平静的大海、流彩的云朵，饱览自然之瑰丽；时而如沧桑老者，透过浩瀚的典籍、尘封的传奇、锥心的往事，挖掘历史之智慧。他的文章，察时观世，说古道今，它们站在未来，提前为被审判的时间作出判决。他让我们懂得，好的散文，是一切文体之上的文体，它们以最匍匐的姿态，阐释最昂扬的力量，终将浮出历史的地表，超越时代的局限。

甘肃

叶舟：赤子之心，如椽之笔

《西北纪》：叶舟由诗而入散文，他的散文仍难得地葆有高蹈轻扬的诗性和从容不迫的诗心。古老的甘肃，堆积着西北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壮阔历史，叶舟以诗人般敏锐的观察、鲜活的灵感、独特的想象和拳拳的赤子之心，将这些故事和历史收纳进他的如椽巨笔之下。叶舟擅长叙事，他的散文如诗行般跳跃，却雍容华贵、气韵悠长。他对于丝绸之路历史的描述有着独特的理解和体认，他的《何谓丝绸之路——以河西走廊为例》、《蓝色的敦煌》都是难得的佳作，在这些文章中，他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文明世界，每一段岁月的纹路，每一次幽远的回溯，都无比精彩，深邃高远，令人难忘。

宁夏

郭文斌：广袤敦厚，雍容包藏

《写意宁夏》：从年节民俗、乡土伦理中走出来的郭文斌，宽柔，慈敏，面上灭除忧喜色，胸中消尽是非心。他的为文，就像他的为人一样，谦卑中有傲岸，安详中有叱咤风云。他用悲悯的目光打量着世界，世界也以慈悲的胸怀拥抱着他。郭文斌那至为敏锐、清新与优美的语言，以及驾驭这些语言的高超的技巧，使得他拥有众多的拥趸。他们在他的文章里找到了内心的吉祥如意，找到了远离喧嚣纷扰的精神上的世外桃源，这也使得他的文字和他的思想都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一部分，这是中华民族的浪漫和诗意，如大地一样广袤敦厚，雍容包藏。懂得了郭文斌，就懂得了中华民族的赓续绵延，也就懂得了生命本身的刚柔相济。

江苏

贾梦玮：瞩目心灵，雕刻未来

《南都》：望之若新，忽焉若旧；望之若刚，忽焉若柔；望之若春，忽焉若秋；望之若华丽，忽焉若朴素。这是贾梦玮对文学的期待，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的期待？秦淮河水仍静静地流淌着。贾梦玮伫立河畔，如同旧时代遗世独立的书生，云冠长衫，随河水穿越至今。许许多多几个世纪之前的故事就这样缓缓流淌在他的笔端，如同身边荡漾的水波。蹉跎暮容色，煌赫旧家声，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况味如此富饶、丰盈，那些温馨和美好、张扬和放肆、落寞和枯索，无奈和参悟，此时此刻，都与河水一道，潺潺而来，忿而不怒，哀而不伤。正是因为有了贾梦玮在旧日旧事中的捡拾淘洗，历史不仅有着沧桑的面容，更有着清晰的年轮、流淌的血脉，它们挣脱枷锁，年轻气盛，瞩目心灵，雕刻未来。